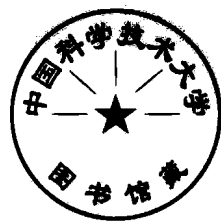


當代 亞非拉小說選



當代亞非拉小說選



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

目 錄

土耳其

四隻煙盒	阿吉茲·涅辛	1
手續	阿吉茲·涅辛	8
鄉村的故事	阿吉茲·涅辛	19
路燈和我們的街	阿吉茲·涅辛	28
慶祝新鍋爐安裝完工的宴會	阿吉茲·涅辛	31
死人的饗宴	克夫德特·庫德雪特	38
留斯金	無名氏	42
侮辱	法利赫·愛爾琴奇	47
新區長	雅沙·凱馬爾	52
白褲子	雅沙·凱馬爾	106

印 度

賄賂	瑪尼克·班納齊	116
小販	瑪尼克·班納齊	122
賊	瑪尼克·班納齊	133
到喬托巴庫浦爾的旅客	瑪尼克·班納齊	150
文明的奧祕	普列姆·昌德	160
討債	普列姆·昌德	168
村井	普列姆·昌德	177

一把小麥	普列姆·昌德	181
水樹	克里山·錢達爾	190
恰赫魯隊長	阿里·沙爾特·霞弗利	206
菲律賓		
父親上法庭	卡洛斯·布羅山	230
美國貨色	Angelita Venegas	236
泰國		
搶狗食	西·沙拉康	242
一個女工的祕密	隆·騰蒂旺	247
拉蒂的愛情	依沙拉·阿曼達軍	253
萬世師表	羅·越他那	264
緬甸		
禮品和禮服	敏杜溫	272
印度尼西亞		
養老大廈	阿伊普·羅西迪	276
「阿珠那」雕像	沙帝雅·布德拉	285
店牌	蘇曼·哈西勿安	304
黃金時代的德里	蘇拉巴蒂	310
巴基斯坦		
阿斯哈克的命運	易卜拉欣·賈利斯	324
洪水	吳拉姆·拉巴尼·信地	329
日本		
過節前後	黑島傳治	335
紅娃娃	山岸一章	345
弔辭	小林勝	354
癩腿的小蒼蠅	中本高子	373

神迹.....	石川達三	399
叙利亞		
最親愛的人死了.....	艾·歐·帕沙·伊德里比	415
越 南		
阿珠.....	潘文在	420
小德.....	蔡 峯	442
黎巴嫩		
阿里——哈努恩灌溉的鮮花.....	穆·伊·達克魯勃	460
烈士.....	爾·沃·耿地斯	466
錫 蘭		
江布·空	特·勃·伊蘭加拉特尼	473
塞拉利昂		
到哪裏去	厄爾德勒·鐘士	479
埃 及		
我的成功	邁哈穆德·台木爾	485
旅行家	邁哈穆德·台木爾	491
塞內加爾		
黑珍珠	桑貝內·烏斯曼	496
一個黑女人	桑貝內·烏斯曼	526
沃爾特人	桑貝內·烏斯曼	535
南 非		
饑餓的孩子們	丹·捷可遜	552
家園失落	達格莫爾·貝特	565
一壺咖啡	亞力士·拉·古瑪	575
尼日利亞		
魚美人	亞莫士·吐吐奧那	585

肯尼亞

求雨.....基利斯·阿戈 598

人約黃昏後.....詹士·鄂茲 602

蘇丹

白皮鞋.....阿卜·白克爾·哈里德 617

阿爾及利亞

羣山中.....穆罕默德·狄布 621

摩洛哥

阿伊莎.....阿卜杜勒·麥吉德本·傑倫 633

加納

更盡一杯酒.....克莉斯丁娜·艾杜 637

厄瓜多爾

文學家.....彼得羅·霍爾赫·維拉 645

古巴

懺悔室.....桑·卡·阿里亞斯 658

阿根廷

布爾布爾遇到了保護人.....阿爾瓦勞·榮凱 669

烏拉圭

貧窮.....謝拉芬·加爾夏 677

智利

老礦工和他的兒子.....巴爾多曼羅·利約 682

四 隻 煙 盒

〔土耳其〕阿吉茲·涅辛

我們來到一爿小食品舖子門前。老闆正在給農婦灌一瓶火油。一看到我們，農婦笑了，接着老闆也笑起來。

「嘿嘿，列希特大叔在等你們哩，」老闆說，「他就在小咖啡館裏。你們一登上小山，往右拐彎就看到了……」

農婦和老闆又輕蔑地笑了笑。

「列希特大叔是誰？」我問道。

「你們就去吧，去吧。他在等着你們哪。你們到那兒就知道了。」

登上小山，我們就看到一座咖啡館。這時有個男孩迎面衝我們奔來。

「列希特大叔在等你們哪！」他喊了一聲就溜得無影無蹤了。

這越發使我們感到奇怪了。我們向下坡走去。咖啡館裏人頭簇簇，熙熙攘攘。

「你們好，先生們！」我們打了個招呼。

看到我們，大家都意味深長地互相使眼色，揶揄地微笑。

「這裏誰是列希特大叔？」

「喏，他就在那裏……」

我們看到一個蓄着大鬍子、和藹可親的老人盤腿坐在板櫬上。當我們走到他面前，他站起來，說道：

「歡迎，歡迎。」

「我們向您致敬，感到很高興。您就是列希特大叔？」

「是的，我……」

「據說，您在等我們，是嗎？我們沿路不論看到誰，大家都說您在等我們。」

「請坐。是的，我們是在等着，可不是等你們。他們看到你們是城裏人打扮，就把你們當作是我們要等的人了。你們要喝些什麼？」

我們要了酸奶。接着我們說明，因為汽車壞了，不得不在這個村子裏拋錨。同時又談到，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為什麼我們遇到的人都對我們重複這樣一句話：「列希特大叔在等你們。」

列希特轉身向坐在桌邊的農民們說：

「這不是我們要等的人。難道你們不記得去年來過的客人了嗎？」

「怎麼會不記得，記得！我們知道，不是他們……」幾個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這真使我們感到驚奇，摸不着頭腦。

「你們究竟是在等誰，列希特大叔？」我問道。

「他們應該來，……他們就要來了……」

老人拿出一隻白色繡花手帕的小包，小心翼翼地在我面前打開。手帕裏包着四隻空煙盒。兩隻是「葉尼特日」牌煙盒，一隻是「格林什克」牌，另一隻是「包卡齊其」牌。

列希特大叔指着這些煙盒說道：

「我們在等這些煙盒的主人，我們保藏着這些盒子，要知道，

這是別人留給我們保管的。」

列希特大叔把這些煙盒遞給我，我拿了一隻「格林什克」牌煙盒。上面塗滿了亂七八糟的線條、模糊不清的圖畫和數字……

「這是怎麼一回事，列希特大叔？」我問道。

「這算我們倒霉。」他回答。

「怎麼會是倒霉？」

「我可以對上帝發誓，這是倒霉。你知道有這種事：每年選舉前夕，我們那些政黨的頭目，真要多謝他們，總是沿門挨戶，東村西鎮地奔走，據說是要傾聽人民的呼聲。去年忽然有四個人到我們這裏來，他們把大伙召集在一起，說什麼要大家說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他們一走出汽車，我們就喊着：『熱烈歡迎。』他們也向大家頻頻答禮，隨後其中一個開腔了：『先生們，直到如今，我們從來還沒有人來過，一次也沒傾聽過諸位的呼聲，要知道，在當今民主制度之下，領導者有責任傾聽人民的呼聲。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到你們這裏。要是你們有什麼需要，那就儘管說吧。』說到需要嗎？嘿，我們立即各自談起自己的生活，傾吐自己的苦楚。我們一邊說，他們就一邊把我們的話記在煙盒上。我們說道：『先生，瘡疾，這是我們最大的災難。請你們想些辦法防治這種毛病！』他們記下了。這時一位教師插話了：『我一個人要帶五個班級，實在吃不消。我請求再派一個教師來！』我們看到，四個人都匆忙地在煙盒上寫着，一面吸着煙捲。他們以『好的，行，照辦，』來同意人們各色各樣的請求。可真是有求必應。

「我挨近教師，輕聲地對他說：『聽吧，老師，我可不相信他們，我們不論請求什麼，他們都一一記錄下來，並且滿口應承照辦，怎麼可能呢。』我隨即又轉身對他們說：『真要多謝各位，你們把大家的要求都記下來了，什麼也沒有漏掉，……可是

我還有一個請求。我們希望在村子裏鋪一條鐵路。看來我們再沒有其他要求了。』於是這一請求也就記上了煙盒。

「到了晚上，有兩位來客扔掉了自己的煙盒，另外兩位倒沒有扔掉。我揀起了這些煙盒，塞到口袋裏。我們的客人勿勿忙忙地要走了。走出咖啡館時，又有一個人丟掉自己的煙盒。我也把它拾起來。他們一坐上汽車，車子就開動了。我們在車後揮手告別。只見一隻手伸出車窗，又一隻空煙盒飛落地上。我跑去把它揀起來。喏，就是這四隻煙盒。明白了吧？這些煙盒上記下了我們的苦楚和願望。最近我們得到通知，去年這些政黨的頭目又要來徵詢我們的要求和意見了。所以我們在等着。說不定這些客人馬上就要來到。」

我把這些煙盒仔細看了一遍。在「葉尼特日」牌煙盒上，一個女人的名字「修克蘭」被重複寫了六次，「修克」寫了一次。下面不知是誰的漫不經心的筆迹，畫了三顆小星星，一隻小船，再下面是令人注目的三角形和四方形……

隨後我把「包卡齊其」牌煙盒看了一遍。在盒上讀到如下的詞句：「應爲內兄提出請求，把他調到伐西先生的好缺上去。應該把妹夫列入去意大利的代表團。要是不成功，就散佈辭職的風聲。關於那三十萬（大寫了兩次，用阿拉伯數字寫了四次）……舞女，舞女（五次）……」再下面畫了六顆心。

在「格林什克」牌煙盒上畫了一隻大眼睛和骰子，……下面以各種不同的字形寫着：行，「好的，可以，照辦，對。」

忽然間傳來一片喧嚷聲：「來了！他們來了！！」

咖啡館裏大家都在等待。看見汽車裏走出來三個人。

其中一個說：「你們好，各位先生。」

「向同胞們致敬。」另一個補充了一句。

「午安，我的朋友們！」第三個人高聲嚷道。

農民們的臉上露出見到我們時的同樣的微笑。這些來客和列希特大叔並排坐在一起：兩人坐在椅子上，一個坐在板櫈上，他們把雙手撫在胸前，向在場的老老少少問候致意。

「你們生活得怎樣，先生們？一年來過得好嗎？」其中一個人問道。

「謝謝，很好，」列希特大叔代表所有的人回答，「你們生活得怎樣？」

「我們也萬事如意，甚至比去年還要好。我們看到，你們也生活得更好了。各位都是滿面春風的。願真主給各位永遠普施恩福！」

來客中最年長的一個向農民們說道：「諸位，在當今民主制度之下，領導人有責任傾聽人民的呼聲。」

他一面說着，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了「格林什克」牌煙盒。咖啡館老闆隨即用鉗子夾了塊火紅的小煤塊。

另一個客人接着說：「去年和諸位見面，使我們深受鼓舞，因此我們孜孜不倦地工作。今天我們又到你們這兒來了。請別客氣，大膽地說出你們的要求吧。傾聽諸位的意見，這是我們的職責。你們有什麼需要，有什麼困難，儘管說吧。」

起先農民們都默不作聲，後來便交頭接耳，低聲交談起來。和我站在一起的一個農民說：

「頂要緊的是瘡疾，……老百姓都因害這種病送命。應該挖乾沼地。害瘡疾，只灑灑聖水，救不得命……」

三個人都在自己的煙盒上寫着些什麼。列希特大叔湊近來客中的一個說：

「對不起，先生，你可記得不對。」

那個在「包卡齊其」煙盒上做着筆記的人，隨即把先前寫的都塗掉，重新倉促地寫起來。

「爲什麼不對？」那個在「格林什克」牌煙盒上做筆記的人問道：「挖乾沼地……」

「是這樣嗎？……可是我覺得錯在這裏。」列希特大叔小心地打開放在膝蓋上的那個繡花手帕的小包，拿出「格林什克」牌煙盒，指着上面的詞句說：「去年，當我們提到瘡疾的時候，你們畫的是這些東西。」

啡咖館裏發出一陣哄笑。那些來客也笑了起來。

「我們曾提出要一個教師，……學校裏有五個班級，一個教師怎麼幹得了……」有一個農民這樣說。

「是啊，當然！」那個在「葉尼特日」牌煙盒上做筆記的代表這樣回答。

「你們記得不對，」列希特大叔一面說，一面從手帕裏取出去年那隻「葉尼特日」牌煙盒……「去年當我們提到教師時，你們寫的却是『修克蘭』，『修克蘭』，『修克』……」

客人們好像聽到口令似的，都同時把煙盒塞進了口袋。

「這裏全都寫得清清楚楚，」列希特大叔說道，「你們看，這些圖畫是工廠，這六顆心是鐵路。這是今天沒有跟你們一起的那位先生的煙盒，」他補充了一句，把那些煙盒遞給客人。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胖子拉長下巴頰，氣急敗壞地問。

「什麼怎麼回事？這沒什麼，……這是我們的呼聲，我們的不幸。只是我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這是誰的過錯，是我們的過錯，還是你們的過錯？」

大家都站了起來。客人們真想趕緊溜走。

「不要忘了，『修克蘭』，可也別忘了那三十萬。」列希特

大叔說，隨後他又補充了一句：

「要是小船和星星也意味着什麼的話，可也別把它們給忘了。」

在農民前簇後擁下，客人們向汽車走去。我和列希特大叔肩並肩走着。來客中的一個乾咳了一聲說道。

「應該戒煙。」

「是啊，我也覺得煙越來越厲害了。」另一個接着說。

第三個人也說：「對，應該戒，煙的味道確實太兇了……」

車子開動了。農民們用歡樂的笑聲把它送走了。

手 續

〔土耳其〕阿吉茲·涅辛

這住所在薩雷耶爾^①正中心，是一幢被大花園環抱的洋房。我到達這裏時已經相當疲倦了。

雅爾慶是我幼年的朋友。

「你們這裏真太好了！」我說。

「這是我姨母居赫爾的房子。」

我是來看看雅爾慶的圖書室的。他把我帶進一間寬敞的房間——一個真正的書刊世界，書多得使我不知該從哪裏下手。

「我們就在這裏喝點茶。」雅爾慶說。

我開始翻閱那些厚厚的大開本書籍。突然從上面傳來了一陣喊叫：

「目標——松樹林！……開步走……一二一，左轉彎，走！……」聲音嘶啞刺耳。

我莫名其妙，楞了一下，但立刻又全神貫注在書本上了。過了一會，樓上那嘶啞的聲音又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向右——轉！……開步——走！……前進……」

我本想問雅爾慶這是怎麼回事，可是不好意思。如果這是孩

①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郊外的一個市鎮。

子的聲音，那就不用懷疑，準是哪個小孩子在學士兵打仗。

我們懶洋洋地坐在寬大而柔軟的圈手椅上喝茶。這時那人在隔壁又喊了起來：

「目標——河牀！開步走！」

接着響起了一陣憂憂的聲音。門開了，一個非男非女的怪物闖進房來，那身裝束真是不可思議！腰佩一把軍刀，頭戴一頂古老的軍帽，帽子下邊露出斑白的長髮，胸前掛滿勳章獎牌，下身穿一條短而肥大的燈籠褲，一雙舊的女長統絲襪緊繃繃地套在褲管上。

看頭髮和臉，像女的；看這身裝束，像男的。

我連忙起身，雅爾慶握着我的手。

「認識一下吧，這是我的姨父居赫爾。」

「哦，那麼，是男的了！」我想。

「近來好嗎，年輕人？」怪物關心地问道。

「謝謝您，先生。」我回答道。

那怪物說「對上等兵不講『謝謝』，應該回答『祝您健康！』」又對雅爾慶說，「炮隊的馬要草料！」

怪物又喊了一聲「開步走！」，就跑出房間去了。

我茫然無措地直翻白眼。

雅爾慶問道：

「姨母居赫爾的事難道我沒有向你說過？」

「沒有。你從頭說起吧，這是你姨母呢還是姨父？」

「是姨母也是姨父……好吧，我這就談談。」

從前姨母帶着兩個養女住在這幢大洋房裏。她家裏經常養育着兩個孤兒。她把這些孤兒撫養成人，就把大的嫁出去，再收個小的進來。當我的父親調到伊斯坦布爾時，我們在旅館裏住了一

個時候，總是找不到合適的房子。於是姨母居赫爾提議說：「搬到我這裏來，我們一起住吧。房子大着哩，我一個人也寂寞。」我的母親比自己的姐姐小得多，總是聽從她的。我們便搬了過來，住在一起了。這時姨母居赫爾的長子在美洲，次子在伊茲米爾，女兒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她和丈夫住在馬奇卡。

這樣過了幾年。

有一天早晨（我和父親還沒有上班），我正在前廳穿鞋，聽見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一個拿公事包的警察便跨進門來。他問道：「居赫爾住在這裏嗎？」

警察的冒昧無禮使我不大高興。姨母不久前滿七十二歲了，這是一位被大家尊敬的伊斯坦布爾夫人。在薩雷耶爾大家不外是她是「居赫爾可汗夫人」或是「敬愛的可汗夫人」。大家幾乎都知道她，而那些不知道她名字的人也總是尊敬地說：「敬愛的可汗夫人的花園。」「我們的可汗夫人的房子。」於是人們都知道這是指居赫爾夫人。

我回答警察說：「對，在這裏。您有什麼事？」

「請居赫爾出來，需要……」

那時姨母整天坐在自己的圈椅中，她喜歡安靜。年高體胖使她成了半倚半臥的病人。

「這不行，」我說，「您有什麼事？讓我來轉告吧……」

父親聽到有人說話，走了出來。「是啊，她不能下樓。」他幫我說道。

「爲什麼不能呢？」警察很驚奇，「我們倒知道該怎樣把人帶出來……」

「去帶吧，那倒要瞧您的了……」父親聳了聳肩。

「那麼說您要抗拒法令？」

「不……只是因爲人太胖了，不能下樓。」

警察的眼睛睜得滾圓：「一個年輕小伙子，有這麼胖？不能下樓？……這不可能！」

「年輕小伙子？什麼年輕小伙子？她都七十多歲了……」

警察的眼睛睜得更大了，盯着手中的公文：「這裏明明寫着：二十二歲。就算這錯了……那他爲什麼到七十歲還沒有服兵役？」

「誰？」

「居赫爾。」

「您說什麼？居赫爾夫人是婦女。」

「安拉，安拉^①！兵役局偵查出一個逃避兵役的人。也許這是另外一個居赫爾？」

我的母親是在薩雷耶爾出生長大的。

「叫居赫爾的這裏沒有第二個。」母親說。

警察又核對一下地址——一點沒錯。他臉上露出了懷疑的神情：「不，無論如何請您讓居赫爾下來一趟。要知道這到底是對祖國的義務。我們都服過兵役，不得不……逃避兵役是不行的，國家的手掌像天羅地網，任你逃到哪裏也能抓回來……」

警察還要繼續訓導下去，父親打斷了他的話：「她不能下來。請您上去吧，對對面……」

母親干涉道：「請原諒，勞駕把皮鞋脫在這裏。居赫爾夫人很容易生氣，也許會吵起來的……」

警察脫皮鞋和鞋套，脫了很久。我們終於來到樓上。

姨母半倚半躺在圈椅中，膝蓋上圍着羊毛毯。警察一看就楞

① 伊斯蘭教的上帝。